

陈季同 / 著

中国人自画像

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 黄兴涛 等 /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自画像

陈季同 / 著

陈季同 (1851-1907)

黄兴涛 周迈 朱涛 刘云浩 / 译

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自画像

陈季同 著

黄兴涛 周迈 朱涛 刘云浩 译

责任编辑:孟志钢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4

印 刷: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印 张:10.2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2 月第 1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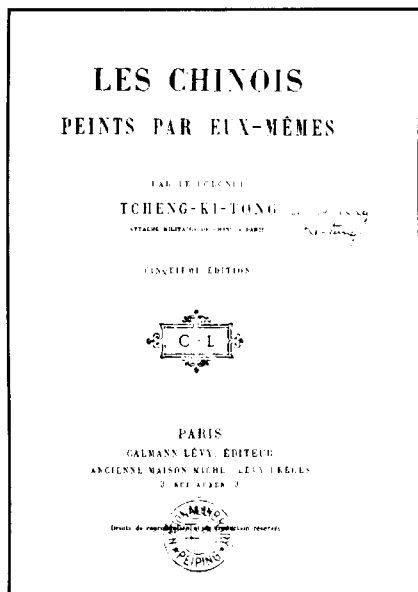
印 数:1—10100 册

书 号:ISBN 7—221—04507—0/C·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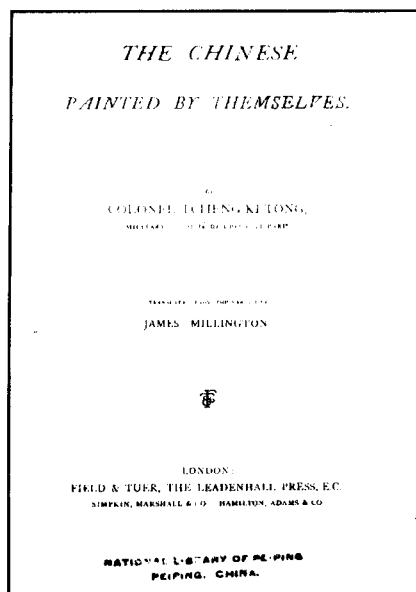
定 价:1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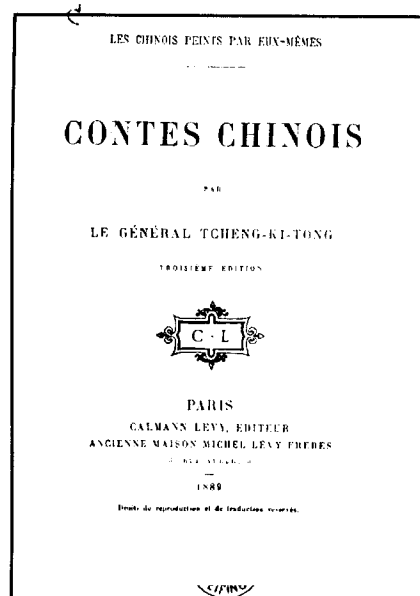
陈季同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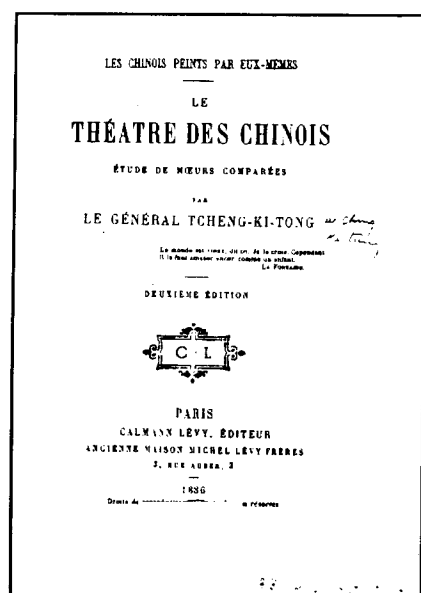
法文版《中国人自画像》



英文版《中国人自画像》



法文版《中国故事》



法文版《中国戏曲》

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人

——陈季同其人其书

提起陈季同，今人能够知道的恐怕不多。他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但在 100 年前，他却是闻名中外的才子，风流倜傥的名士。1898 年，英国汉学家、外交官翟理思编辑出版英文辞书《中国名人谱》，所涉晚清中国名人很少，而对他竟列有专门的条目。戊戌时期，著名维新派唐才常发表骇人听闻的《通种说》，主张彻底消除中外之防，实行“华洋种族通婚”以改良中国人种，其中第十条证据就是专门以他的婚姻为例，说明实行此制不仅应该而且可能。其言曰：“即凤仪陈季同之妻，皆西妇也。彼西人初不以吾中国之弱、而摒之不齿婚姻之列，则吾又何为闻通种之说，而狃狃争，眈眈谗也？”^① 曾朴的《孽海花》中也曾不惜笔墨，对其法国妻子和英国情妇为了他进行决斗的故事大加描述。在晚清士大夫大多昧于外情、视洋人为异类之时，陈季同竟敢以朝廷命官而正式娶西妇为妻，无疑属于开风气之先的“胆大妄为”者。那时中国人正备受欧美歧视，他的脑后又始终不曾剪去那条西方人极其厌恶的辫子，这种情况下竟然能有西洋知识女性毅然抛弃种族偏见，如此这般

^① 见《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02 页。

地追随爱慕，其人之不同寻常实可想见一斑。

陈季同字敬如，西文名字作 Tcheng ki tong，福建福州人^①，生于 1851 年。^② 早年肄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3 年，朝廷拟向西方各国派驻使节，选拔他先行进行考察，他偕洋员日意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完成任务后于次年归国，著有《西行日记》四卷。1875 年，清廷派李凤苞率留欧学生刘步蟾等人出洋，他随同为翻译。不久，李凤苞改任驻德、法公使，他仍为翻译。旋授副将加总兵衔。后又升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1892 年回国。前前后后在西方生活了近 20 年之久。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赴台湾任布政使，积极投身反割台斗争，并参与组建台湾民主国，负责办理外交事务。庚子事变起，他主张南方应暂时“中立”，“著为条陈，由道员沈瑜庆上诸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鄂、粤两督合议，东南互保之约遂成”^③。其后还曾主持官报局和翻译局。1905 年去世于南京，年仅 54 岁。

陈季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精通法文，兼习英、德和拉丁等多种西方文字，一生主要以法文写作，致力于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其法文造诣在晚清中国实无人能及，连马建忠也不例外。翟理思在《中国名人谱》中称赞他“具有广博的法国语文知识”。陈季同十分了解法国文学，尤其对法国当代文学名家如莫里哀等研究有素，谈起各文学流派优劣得失来如数家珍。此外，他还“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破

① 有人称他为侯官人、闽侯人等，侯官 1913 年与闽县合并，称闽侯县，清时统属福州府。翟理思《中国名人谱》和曾朴均称他为“福州人”。

② 此出生年系从沈瑜庆的《陈季同传》中有关内容推算出来，沈文说陈氏 1905 年去世，享年 54 岁。

③ 参见本书附录一：沈瑜庆撰《陈季同传》。

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晚年闲居上海，“西人有词狱，领事不能决，咸取质焉；为发一言或书数语与之，谏无不定。其精于西律之验如此。西人梯航之来中国者，莫不交口称季同”。^①

在向国内传播西方文化方面，陈季同的表现似不突出。我们只知他曾主持翻译局，“每当译书时，目视西书，手挥汉文，顷刻数纸”^②，但其究竟有何译作，尚不得而详。值得一提的是，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对他非常推崇，誉之为“我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在给胡适的信中，他还详细记述了陈季同教他了解法国文学的经过，敬尊陈氏为自己“法国文学的导师”。甚至坦承自己“发文学狂”的主因，“大半还是被陈季同先生的几句话挑激起来。”^③

陈季同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贡献，是向西方特别是向法国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他出版了不少法文著作，在当时的法国多很畅销。我所见到的，主要有巴黎 Calmann Lévy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 - Memes, 1884 年第 5 版,）；《中国戏剧》（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1886 年第 2 版）；《中国故事》（Les Contes Chinois; 1889 年第 3 版）；巴黎另一家出版社《中国人的快乐》（Les Plaisirs en Chine, 1890 年）等。另据曾朴介绍，他所见到的陈季同的法文著作还有《黄人的小说》（Le Roman de l'Homme Jaune）；《黄衣人戏剧》（Le Homme de La Robe Jaun）；《中国

① 参见本书附录一：《陈季同传》。

② 同上。

③ 见曾朴译陈季同《读物展览馆》引言（载《真善美》杂志 1928 年 2 卷 2 号）；曾朴回胡适信，载《胡适文存三集》卷 8。

人笔下的巴黎》(Les Parisienne Peints par Chinois);《吾国》(Mon Pays)等。他还说,陈季同“所作法文的小说,戏剧,小品等,极得法国文坛的赞许,阿拉托尔佛郎士,向来不容易称赞人的,也说他文笔诚实而轻敏,他的价值可想而知了”。^①

《中国故事》是《聊斋志异》最早的法文译本之一,也是中国人独立地、较正式地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最初尝试。它用节译的方法共译出《聊斋志异》中的《王桂庵》,《白秋练》,《青梅》,《香玉》,《辛十四娘》等26篇作品。这些具有中国色彩的生动有趣的故事,深受法国人民的喜爱,在一年内就再版三次。荷兰著名汉学家、西方汉学最权威刊物《通报》的创始人之一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曾发表文章给予专门介绍,向欧人大力推荐此书(载1890年4月1日《通报》第1期)。

《中国戏剧》则是中国人直接以西方文字较系统地向欧美传播中国戏剧的嚆矢。它从戏园的结构,中国戏的种类,角色的安排,表演的方法,开、闭幕,乃至虚与实等诸多方面,对中国戏剧进行了生动的解说,并在介绍过程中不时将其与欧洲戏剧加以比较,是继巴赞(Bazin)《中国戏曲:元代戏曲选译》和儒莲(Julien)《灰阑记》等译作之后有关中国戏剧在法国较有影响、且较为系统的介绍。出版一年内即予再版。后来法国研究中国戏剧的不少专著如卡米尔·普佩(Camille Pouppeye)的《中国戏剧》(1933年巴黎版)等,都参引过此书。民国时期,更多的华人自觉地投身到向西方介绍中国戏曲的行列中,如朱家健(Tchou Kia Kien)、蒋恩凯(Tsiang an-Kai)、陈绵(Tcheng Mien)、王光祈(Wang Kuang Chi)等,

① 见曾朴译《读物展览馆》引言。

他们都有过这方面的专著出版，但陈季同无疑属于他们当之无愧的前驱先路。

在陈季同的所有著作中，较有影响的是 1884 年出版的《中国人自画像》和 1890 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快乐》，尤以前一本影响最大。它是陈季同的成名作。该书首次面对欧洲读者，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对本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中西文化发表看法，从而开启了中国人独立从事此种文化交流活动的先河。该书出版后，在巴黎一度产生某种程度的轰动效应，一年内至少再版 5 次以上，次年，该书由詹姆斯·米灵顿（James Millington）英译为“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由 Leadenhall 出版社在伦敦等地出版，同样“受到英语公众热烈而友好的欢迎”^①。英译本书后附有一专门广告介绍说：“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所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书”，“作者尽可能地揭示中国的真相，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起码不会比那些曾经到过中国的诚实程度不同的旅行者所谈到的要少。全书内容生动有趣。人们认定，陈季同总兵的书摆脱了那种屡见不鲜的、因民族自尊而导致的习惯性偏见。”

《中国人自画像》在美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00 年，美国芝加哥 McNally 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华帝国：它的过去与现在》（The Chinese Empire：Past and Present）的书，署名陈季同、约翰·格雷（John Henry Gray）等著，陈季同为第一作者。它共收录了《中国人自画像》中的“妇女”、“结婚”、“离婚”和“宗教与哲学”四部分内容，构成此书的第 8、9 两章，译文直接采用米灵顿的英译本。出版者还特意

^① 见陈季同后来给《中国人的快乐》英译本所写的序言。

为此书写有如下一段前言：

本书的每一章都由有关这一问题能予接受的最高权威所提供。我们相信，读者们会对陈季同将军所写的那些章节感到特别的兴趣，因为它们显示了作者异常广博的见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表明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些文章最初都是用法文写的，不过已经有了非常学术化的英文翻译。尽管这位中国官员更熟悉巴黎和法国，他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但人们将发现他的观察，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适合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

从这个几乎专门为陈季同的文章而写的“出版者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此书在美国人了解中国、中国人及其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中国人的快乐》一书也有英文译本出版。译名为“Chin Chin, or The Chinaman at Home”，译者为谢拉德（R. H. Sherard）。书上未标明具体出版时间。陈季同为此译本另写了一个简短序言。该书实际上是《中国人自画像》中“娱乐”一章的扩大，就像后来林语堂写了《吾国吾民》后，再将其中“生活的艺术”一节扩充成《生活的艺术》一书一样。他们都很懂得西方文明“化”下的人民从东方世界需要些什么。另外，陈季同之所以写此书，也是为了从这一独特角度让西方民族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表明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娱乐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性格了。……告诉我你怎样娱乐，我便可以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此书的法文本直到1975年还曾在巴黎重印。

读陈季同的书，我们必须明确一个背景，那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及其文明正遭受来自西方世界的极端歧视，恰如陈氏书中所言：“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野蛮的堡垒，正是一种时尚。”因此，欲消除他们对中国的那些片面的认识、深藏的误解和可笑的偏见，便成为陈氏上述两书的基本出发点。在有关中国妇女、饮食、溺婴、劳动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特点和价值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陈季同的“良苦用心”。在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总是站在人生或人性的高度，很机智地摆出西方有关习俗的弊端，并从中国人的角度给予幽默轻松的批评。这些来自中国的批评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是很新鲜的，有不少人就曾对此表示欣然接纳。它们实在有助于淡化当时西方人歧视中国、认为中华民族极其野蛮的观念和心理。

对于今人来说，陈季同有关中国当时某些社会习俗和制度（如父母包办婚姻、纳妾制、科举制等）的辩护，许多议论已不免显得过于隔膜，它所反映的是19世纪后期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相当了解的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理想、思想观念和生活情趣。当他宣称“对现代文明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爱我们中国古老的制度，因为只有它真正实现了其所允诺的东西——和平与平等”时，就如同辜鸿铭发出“我不知西人之学，亦无以知吾周孔之道之大且极矣”的议论一样，使我们感到困惑和不解。显然，这是近代中国通晓西学却热爱传统的又一典型。

然而，陈季同却并不是一个狭隘地固守传统文化之人。他对西方文明是宽容的，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并不欣赏这一文明。他之所以亟亟于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努力消除西方人的偏见和误解，也完全是出于一种世界的眼光，而并非像李元度那种旧式士大夫那样，盲目坚执“吾道而西，大变其陋俗”的信仰。这一点，从他对于曾朴有关文学的教诲中可以得到明

证。他说：“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器然自足，该推扩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他认为西人之所以鄙视我们的文学，除了文学观念的差异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太不注意宣传，文学的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译得不好，因此生出种种隔膜，”^① 这种世界意识对我们认识和评价陈季同的文化输出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陈季同不愧为一个富有才华的智者。在《中国人自画像》一书中，我们不时能触及到他那闪烁的智慧的火花。如谈到儒教和基督教的特点时，他说，与基督教强调博爱不同，儒教的宗旨是强调自尊自重自爱自我修养，他译作“respect”，也就是“敬”，既敬己又敬人敬事敬物，但“敬己”即自尊自重自爱，乃是其起点或基点。这一见解从儒家教人“修己以敬”的观念而来，相当深刻。又如，在谈到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时，他一开篇就写道：“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不是产生在那些从中受益的国家”，此言虽短而意绵长，令人疑惑又促人思索，最后你不得不微笑地予以颌首。另外，“宗教与哲学”，“谚语与格言”，“新闻与舆论”，“东方与西方”等篇什，也都机智而风趣，即使从现在眼光来看，也仍不失为一些很好的散文。

凡是读过陈季同外文著作的人，都会对其中那些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大量诗歌留下深刻印象。无疑的，他是以西方文字较多地翻译中国诗歌，介绍诗歌，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最早的中

① 曾朴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文存三集》卷8。

国人之一。这与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诗人有关。正是那诗人的才情、感觉和喜好，使他自觉而有效地充当了中诗西渐的早期使者。陈季同一生写过许多中文诗，著有《三乘槎客诗文集》、《卢沟吟》、《黔游集》等诗集。1895年，日本割台时，他曾悲愤地写下一首《吊台湾四律》，传颂一时。诗云：

(一)

忆从海上访仙踪，今隔蓬山几万重。
蜃市楼台随水逝，桃源天地付云封。
怜他鳌戴偏无力，待到狼吞又取容。
两字亢卑浑不解，边氛后此正汹汹！

(二)

金钱卅兆买辽回，一岛如何付劫灰？
强谓弹丸等瓠脱，却教锁钥委尘埃。
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
聚铁可怜真铸错，天时人事两难猜！

(三)

鲸鲵吞噬到鯤身，渔父蹒跚许问津。
莫保屏藩空守旧，顿忘唇齿藉维新。
河山触目囚同泣，桑梓伤心鬼与邻。
寄语赤嵌诸故老，桑田沧海亦前因。

(四)

台阳非复旧衣冠，从此威仪失汉官。
壶峤居然成弱水，海天何计挽狂澜？
谁云名下无虚士，不信军中有一韩。

绝好湖山今已矣，故乡遥望旧阑干。^①

“伤心地竟和戎割，太息门因揖盗开”两句诗，早已成为人们谴责李鸿章和清廷割地赔款、卖国投降的常用语。它对我们了解陈季同的才华和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无裨益。

在近代中学西渐史上，陈季同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就中国人而论，只有他、辜鸿铭和林语堂三个人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真正畅销过，他们三人前后相继，同属闽籍。辜鸿铭著作走红西方是在20世纪头20余年，林语堂的著作最为畅销的时期是上世纪30~50年代。而陈季同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流行时，比辜鸿铭还早近20年，时间是19世纪80~90年代。如今辜、林二人的著作均已广为流传，独陈季同一人仍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研究者的一个疏忽。实际上，在中国人独立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中，辜、林二人不过是陈季同的后尘而已，并且在写作和思想上还不同程度地爱到过他的影响。^②应当说，现在是到了该给他一个应有关注，还他一个公正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快乐》两书译成中文出版，希望能由此引起人们对他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人自画像》系从1885年英文本译出（此英译不仅准确，得到过懂英文的陈氏认可，还在英语世界产生过广泛影

① 见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6页。

② 较为明显的，如辜、林二人对纳妾制的辩护，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称中国为具有哲人眼光的民族，中国人的生活哲学是“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等。

响)，翻译时参照了 1884 年的法文本。不过其中有关译诗部分，仍用陈季同的法译原诗作注，以便保持原貌、见其水平。《中国人的快乐》则从 1890 年法文本译出。全部工作由我主持，特请几个朋友共同翻译。《中国人自画像》乃我同朱涛、刘云浩合译，最后由我校阅定稿；《中国人的快乐》系周迈翻译，书后附录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戏剧》的有关序言，也是周迈从法文译出的。所作附录，目的是为了增进读者对陈季同其人的了解。

此外，书中出现不少诗歌，由于没有注明原作者和标题，将其还原成中文诗十分困难，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仍有未能解决者，只好采取意译的方法加以处理。在查找原诗的过程中，曾得到刘石先生和雒启坤先生的多方帮助。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孟志钢先生为此书的出版颇费心力。刘东曾帮助打印译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因水平的限制，书中译得不当的地方，一定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黄兴涛

1997 年深冬于北京志新村小区